

# 童年玩具泥埭

尚仁恒

我们这群与新中国一同长大的人，孩童时期的玩具非常接地气，因陋就简，五花八门：截一枝树杈，就能做把弹弓；几块碎布缝起来装满沙子，就可以打沙包；一方手绢，大家围成一圈，就是游戏“丢手绢”；拔三根公鸡尾翅，托上一枚铜钱，就是一个漂亮的毽子；用粉笔在地上画几个格子，就可以“跳房子”；几页旧报纸旧书本叠成纸质驳壳枪，就能抓“特务”；一根橡皮筋扯起来，就能边跳边唱花样翻新，就连杏核、羊拐骨、猪拐骨，也有许多玩法，小伙伴玩到兴奋时，常常会忘记回家吃饭。

玩得最多的要算泥土玩具，可以就地取材，而且取之不竭，如捏泥人、捏飞禽走兽、垒城堡、捏泥娃娃等等。有一次玩摔泥娃娃，和泥的水不够，一个玩伴竟急中生智，一泡热尿解决了问题。如此随性，的确顽劣得可以。现代儿童完全陌生的泥埭（烟台土话叫mī kǎ），是泥土玩具中比较高雅的一种，与其他玩具、玩法比，带有一些技术含量和创作成分。

泥埭学名泥模，采用胶泥烧制而成，属于低温陶，呈凹陷状，内刻各种图案，以圆形为主，也有椭圆、簸箕、瓦片等形状，直径7cm左右，大小和孩童的手掌差不多，小巧玲珑，宜于把玩，所以又叫娃娃模、火烧模等。泥埭的图案有阴刻、阳刻、浅浮雕等不同雕刻手法，取材非常广泛，以一人、一事、一物的直观形象为主，主题鲜明，不蔓不枝。通常有戏剧人物、神话传说、说书故事、历史典故、飞禽走兽等等，其中又以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和戏曲人物形象较多，也是孩子们的最爱。除传统题材外，还有反映社会生产生活如农耕、走亲戚、儿童娱乐、纺线织布、五谷六畜等的图案。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题材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出现了工农兵和飞机、火车、轮船等新事物新题材。笔者的一枚泥埭，是一位农民赶牛犁地的图案，刻有“耕者有其田”五个字，这显然是土地改革时期胶东解放区农民分得土地后农忙的形象。

泥埭作为模具，可以翻拓出不同图案进行玩耍。玩法是，先把黄泥兑水和成泥团，选好陶模图案，将泥团均匀地压进泥模里，刮掉多余的泥抹平，然后把图案从泥模中翻拓下来，一件凹凸有致、栩栩如生的作品就诞生了。几个玩伴边拓边摆，看谁拓得快、拓得多、拓得好；比一比谁对图案人物事物的知识面广，品头论足，评出优劣。有一次，两个玩伴为图案人物是《三国》的赵云还是《说唐》的罗成争论得面红耳赤。由于没有裁判，无果而终，至今还是悬案。不经意间，泥埭成了儿童启蒙教育的小百科全书，是识图、动手、动脑、交流的好教材，许多知识都是从玩泥埭中获得的。

谁的拓品多、品种全、质量好，可以在伙伴间神气好一阵子。作品制成后，还可以按自己的想象涂上五颜六色，增加“科技”含量，在发小中炫耀显摆。当然，也可以在孩子间相互交换，互通有无。一块彩色泥拓，可以换得两三块质量好的普通泥拓，我曾经用彩色泥拓和其他玩伴交换过自己没有的泥拓，也交换过几枚打弹用的新玻璃球和玩具，有

一次还换来一本心仪的崭新小人书。

玩泥埭是个技术活儿，也是个力气活，既要动手又要动脑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首先要把泥中的杂质清除干净，兑水使劲搅拌成团，然后将泥团高高举过头顶，使劲往干净的地上反复摔打，增加泥团的黏稠度，直到非常筋道，方可使用。泥和稀了，容易黏在泥埭上，拓不下来，影响下次操作；和稠了，图案欠清晰，不容易成型。总之，湿了不行，干了不行，急了不成，慢了不成，操作不好，出不了好成品。拓出来的成品要慢慢阴干，切忌暴晒雨淋。如果泥处理不好，晾晒时表面会泛起一些小包，造成“麻脸”，影响美观。如果暴晒，会龟裂变形，成为残次品，导致功亏一篑。有一次下大雨，等我放学归来，快阴干的泥埭全部淋成了一杯杯黄土，好可惜啊。

说到玩泥埭，烟台真是物华天宝。本地有种叫“黄岩泥”的黄土，黏性很强，用途非常广泛，大到可以垒房子、抹墙皮、烧砖、与沙和石灰搅拌成三合土铺路，小到可以拌煤、拖煤饼，甚至做玩具。那时没有暖气，每到冬季，家家户户都像贮存大白菜一样贮存一些黄岩泥，拌在煤里烧火炉、做饭、取暖、烧水，既耐烧少烟又省煤。有需求就有市场。秋冬季节，会有人专门沿街叫卖黄岩泥，作为一种营生。“卖黄——岩——泥喽，黄——岩——泥！”那土腔土韵的叫卖声，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畔。这种泥也是玩泥埭的上好材料。

在老烟台，泥埭不仅作为一种儿童玩具存在，而且演化为一句俗语。如说某人“你真是泥埭”，是形容其土头土脑、呆板、俗不可耐的意思，可见影响之广。

泥埭植根民间，源远流长，它借鉴和延续了古代铸鼎、造钱的模范方法，是古代先人智慧的结晶，融制陶、雕刻、绘画、翻拓等多种工艺为一体，成为玩具中独有的一个种类。在形式上，它与木版年画、陶器雕花、剪纸、拓印、画像砖石艺术有着很深的渊源，应属姊妹艺术，具有造型生动活泼、构图简约概括、线条疏密有致、装饰质朴天真的特色。在使用上，与它同出一辙的是烟台居家过日子用的饽饽埭子和巧果埭子。这类埭子比泥埭实用、高级得多，大都是木制的，少数也有陶制的，内刻莲子、寿桃、锦鲤、绣狮等各种吉祥图案，做出来的面食极富喜庆色彩，是孩子们不可多得的美食。逢年过节，蒸饽饽、做巧果都离不开它。生产中这类埭子也很常见，笔者收藏有一件烟台食品厂的桃酥埭子，长方形的木埭子上整齐地排列着7个桃酥模范，分别阴刻着“烟台食品厂桃酥”几个字。——有这样的体会吧？品尝核桃酥时，诱人的“桃”“酥”几个字会循着香味激活你的味蕾。这种埭子，早已被工厂的机器所取代，现在很难寻到踪影。我想，泥埭大概是由蒸饽饽、做巧果、制桃酥的埭子演变而来，因为民间艺术植根于生产生活，儿童玩具当然也不例外。

如今的孩子，机械玩具、电动玩具、电子玩具、仿真玩具等应有尽有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还是儿时的玩具更值得回味，那时的童真童趣也更值得留恋。

怀故人

## 世上再无俺娘

刘卿

人间四月天，在明媚的春光里，娘和我们曾一起享受过美好。如今，一切已只剩回忆。

就在今年正月，我们兄妹四个好不容易劝着哄着给娘做了白内障手术，并且没跟她商量便植入了最好的晶体。娘的性格我们知道，要是提前跟她说，她肯定不同意。她坚持说好多像她这么大年纪的，不是眼神不济就是听力不好，眼神不济点怕啥，又不耽误吃和睡，干吗要浪费钱？

娘的手术非常成功，恢复后的视力简直比我的都好。眼睛的明亮，让娘更加闲不住了。她趁着我们外出干活时，扫地擦地搞卫生，做简单的饭菜，饭后也总是抢着刷碗。过清明节时，我鼓动娘一起做“小燕”，我说我要偷娘的手艺。一上手才知道自己眼悟亮手拙，我笨手笨脚总也做不好，娘却换着花样做了一个又一个，我只能负责卡花粘花，忙活了一下午，做了快二十个小燕，个个美轮美奂的。我忍不住朋友圈晒一晒，结果，评论区“沦陷”，最后都“美美与共”分享了出去。朋友们都夸俺有一个手巧的娘，娘说喜欢就好，等咱俩还做，我说那就说定了，等您过生日时，我给做福袋、做寿桃。

接下来的阴历三月三，我和娘一起做荠菜煮蛋，还为此写了一篇小文，让娘欢天喜地地以为她的三儿是一个大作家了……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，八十六岁的娘一如往常地早早起床，她说今几个早饭甭麻烦了，甭几个她前几天做的麦穗包子，在锅底再煮上几个鸡蛋就行了。吃早饭时，她还念叨自己就是一个老饭桶，能吃不能干。我跟她开着玩笑，愉快极了。

然后，娘突然说她难受，瘫坐在沙发上，呼吸急促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身子不好使。我赶紧打电话给二姐，她说：“你先打120，我到医院接应。”我手忙脚乱地一边打120，一边握着娘的手，不停地对她说：“妈，不怕，急救车三五分钟就到了，到了我们就上医院，医生一下子就把你治好了，你要坚持啊。”我不停地说，紧紧握着娘的手，分明感觉到她的手凉凉的。我把她的手捂在我的脸上，想给她温暖。我不停地喊，娘却没有回应。她粗重地喘着，嘴唇发紫。

救护车到了楼下，我听到了救命的脚步声咚咚而来，对娘说：“医生来了。医生来了。”在医生即将迈进家门时，我似乎看到娘咕咚咽了一口气，心中陡然一慌。

医生进来了，做了简单的检查，说：“不用救了，已经没气息了。”

我一下子恼了，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！我变了声调，几乎是吼道：“俺妈刚才还好好的，刚才俺还看她喘气，你怎么就说没气了？”

随行护士用一台仪器又测了测，说：“节哀顺变吧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”

“不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”我的泪汹涌而出，“求你们了，把俺妈拉到医院救一救，救一救。”

“能救我们不会不救的，老人都完全没了心跳和呼吸。”我茫然地在医生的指导下，颤抖着歪歪斜斜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我脑子一片混沌，哭着给哥哥、大姐打电话，他们一听，也都哇地哭了。二姐也打来电话，哭着安慰我不要急，她让在医院工作的姐夫安排接下来的事，她一会儿就赶过来。

我给娘扶正身子，靠在她的头上，依旧握着她的手，希望握着握着，她的冰凉的手就会暖和过来，她便又能坐起来了。我絮絮叨叨地继续和娘说着话，满满的都是幻想，幻想着刚刚的十几分钟发生的一切就是一个噩梦，醒了就好了。

随着哥哥嫂子、姐姐姐夫赶来，我终于清醒，这不是梦，不是梦，我们八十六岁的娘真的猝然地走了……

娘是八年前被我们哄到城里来住的，那一年父亲已经走了整十年，我们的老小区也刚刚供上暖。我们说，老家的冬天太冷了，娘的心脏又不太好，有时甚至会晕倒，一直是嫁在同村的大姐跑前跑后照顾，但不能光累了大姐。就这样，娘离开了她生活了六七十年的小村，开始了轮流住的生活。她总说她命好着呢，四个儿女都孝顺。而且有当医生的二姐不断地给她精心调换着药，就这样，娘再没有犯过病。她按时吃药，七八份药从来没乱过。

娘平日爱看电视爱读书，尤其爱把她的三儿的“豆腐块”津津有味地读了又读。我也投其所好，一得空，也喜欢听娘唠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听着听着就能写出点东西来。这不，清明节后，娘还说让我好好写写老爸，说起得写个中篇，才能写好老爸，我差点笑岔气，说真以为你三闺女能有那么大的本事？娘还认真地说：“能，咱俩合作，我说，你写。”

历历在目啊，怎么就骤然阴阳两隔了？我们都以为，娘起码再活十年都没问题。好多天后，我还固执地以为娘没有走，她还会在我一溜烟跑到五楼时就听到脚步声，颤颤地打开六楼的房门，笑呵呵地看向我。在每一个我偷懒的早晨，娘还会早早起床为我煮上满满一碗面，我说太多了要减肥呢，她说你一点不胖，一点不胖……

娘啊，你一生与人为善，勤垦节俭，豁达开朗。你总说儿女们太好，总担心万一哪一天躺下拖累了几女们，所以你要匆匆走，这于你也是一种圆满吗？而我的心却空落落的，世上再无娘，心都是生疼的，你知道吗？娘，一路走好！



**老物件中说胶东**  
本栏目由璜山书院特约刊登  
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毓西路121号  
电话：0535-6684726（浩洋老师）